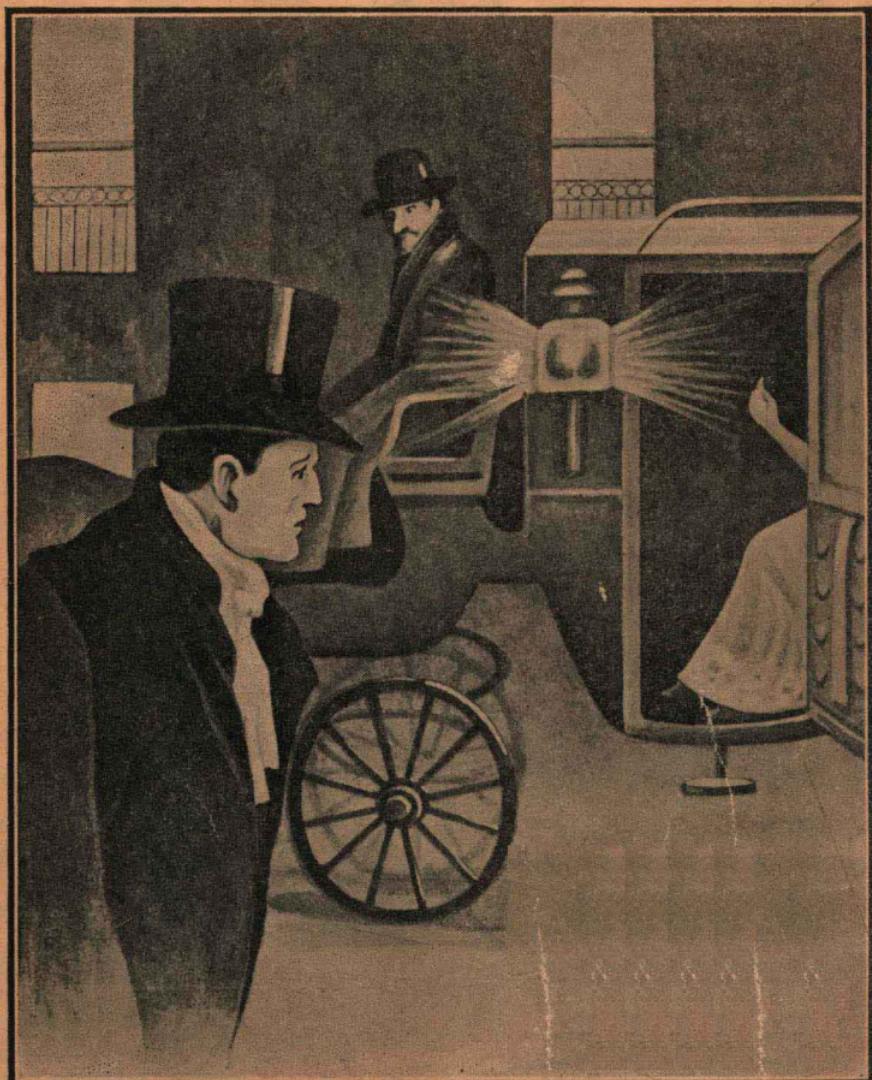


編八廿第集三第書叢部說

# 奇婚記



行叢館印書務商

# 奇婚記

## 第一章

風吹幕動。室中二人相向立。一爲少年。神色倉皇似有所冀。其一人年事稍長。夷然似無所動於中者。彼此互視。各不作語。已而少年先啓齒曰。先生以函見招。下今應命來矣。消息或非惡乎。蓋少年知面已立者乃紐約律師領袖密斯脫本孫。故詞意備極謙撫而爲狀。至恭且不知招之來果有何事。見教也。本孫曰。密斯脫泰爾我二人既屬同業。則在此間所談者理當祕不外洩。君自理會。無待余之諄囑也。泰爾曰。然本孫命之坐。二人乃各據案一隅而坐。泰爾雖嘗聞本孫之名。固未識荆。是日始爲晤面之第一次也。於是竊觀其容。止見其人面色冷峭。凜然若不可犯。足使託彼辦事之人生其信任不疑之心。而雙眸炯炯。狀至機警。又足使證人望而生畏。惟時本孫曰。吾料君殆急欲知吾所以速君來之故乎。泰爾曰。適如君言。本孫注視其身。一若爲語甚長。不知從何處說起者。乃以巾拂拭眼鏡。

似藉此助其籌思已而卒然問曰君未娶乎泰爾曰未也曰需錢乎泰爾聞言不禁慚然以彼雖貧固不食嗟來食者方欲報以惡聲已乃故抑其氣曰近狀殊奢曰君亦欲得十萬鎊否乎此問之入於其耳也一若槍彈之貫其胸念彼何以此相戲迨觀本孫之面又不類嘲已者遂自語曰吾欲否得十萬鎊耶語時狀至紓緩本孫曰然泰爾笑曰今請先面其人及其證人本孫曰無需也吾之此語並非使君往劫人財亦非使君冒罪而行泰爾曰雖然爲術正恐相等試問果何如事者本孫移其榻進前低語曰須以明日結婚泰爾聞言懵然不知所謂曰吾從何得妻者曰我將爲君言之本孫至此知其計已售語乃若懸河滔滔下矣

曰其事乃如是明日正午當有一中年人攜一女郎來此間與君結婚但此女郎厚幕蒙面君不得啓視卽禮成後君亦不得見其面婚書已寫就我爲證人迨君署名時則女郎署名處當以紙覆之不使君見君亦不得強起揭視且不許設法圖見女郎面也迨署名訖則十萬鎊屬君矣換言之卽苟不犯彼條件所規定者

可立得此鉅款也。條件之時效爲五年。屆其時。彼女郎必呈請離婚而君亦可自由另擇人而娶也。泰爾聞言且聽且笑。自亦不知。彼如是弄我。當以何者相報。報以軒渠抑以唾罵也。然反觀本孫之面似是實語而非戲言。乃曰。其條件若何。曰。條件良簡而易行。此十萬鎊者。並非舉以與君。當貯諸脫拉斯君年得其百分之五子金。卽五千鎊也。女郎禮成後。將他去。君不得追蹤。其何往。且不得探問。此事之真。因苟不然者。吾輩則有對待之法。在卽苟違犯此條件一次者。無論出於有意與否。君當失其存款五分之一。故苟犯至五次者。則一文非復君有矣。曰。如是。吾不直爲人監視耶。曰。然特此無何不便於君。並非使偵探常尾君後。使君鎮日不寧也。君所當行者。卽要行所無事。一若無此。婚姻之存在如是足矣。泰爾聞之。疑信參半。終恐此中有蹊蹺處。乃曰。君等何以得知吾犯條件否乎。本孫曰。此節吾不能爲君言之。泰爾曰。此事何以必以我入選乎。本孫曰。此亦不能爲君言之者也。泰爾於是綜合適之所聞。曰。若是吾知此事爲何如事矣。即使我娶一素。

未謀面之女郎禮成而散迨五年後坐得十萬磅但不許見其面且不許刺取此事之眞因非歟曰適如君言曰如是吾且須以吾之人格及將來付此孤注矣本孫曰否君無所失也此事正與尋常貿易無異君苟不犯彼條件則五年而後安獲巨款何損於人格至於將來則自有因此而獲益更無損之可言也

泰爾曰特是此中必有奸人詭計不然天下之人安有以此等簡單條件而輕易擲此巨金者曰否此中並無奸人亦無詭計我敢爲君誓言本孫旣對於泰爾反對之論加以駁擊使其無辭於是乃進而惠其許諾曰此眞療貧之好機會語曰雖有鑑基不如待時今其時至矣利用與否是在君矣須知逾明日十二點之一秒此機即逝駟馬難追讀者當知泰爾志向遠大頗欲守其業自立於世非若彼乞兒之思暴富者也以彼之材力不患不成名特其時未至爾不幸執業數年依然故我所得者惟經濟拮据近則此境已不可得債主在門急於星火矣如是觀之此機誠不可失然以彼之清高自賞又雅不欲作此齷齪事尤恐女郎而果大

家閨秀也。則對於圖財而娶之人必將鄙之不齒。而一思及鉅款心旌又復搖搖。於是允拒二字交戰。胸中允之耶。則條件可羞拒之耶。則金錢可愛。反覆思維。畢竟不能立斷也。乃曰。是誠重大犧牲句。本孫曰犧牲耶。吾敢言君無所犧牲也。泰爾曰。吾適設想女郎爲何等人。曰。此不勞君過慮者也。須知此事非出幻想。乃幾經審議而後出之者也。尙有一節。吾幾忘之。卽君署名後。可立得第一年。應得之數。明日午十二點。君享有五千磅矣。曰。然則君可於彼時聽吾決詞耶。曰。可。曰。甚善。君於明日午時得吾答詞可也。言已。而行心神惝恍。如在夢中也。

## 第二章

泰爾者。年少而有大志者也。嘗謂人生聲名富貴。當以己之材力成之。至於本孫。之言。直非夢想所及。迨一歸己室。家徒四壁。立父母早沒。告貸無門。而彼十萬磅之金錢。又耀於眼簾矣。瞥覩案上。置一短箋。其文曰。苟不將此三來復寄宿。費見付者。明日速離此室。不禁取而擲諸地上。喟然嘆曰。彼之此來。誠得其時哉。蓋彼。

所欠寄宿費爲數可四十磅矣四十磅雖不云鉅然以無恆產之人當之則正非細比且居停見嚇之言要非空言所能唐塞至是不期自語曰苟我允彼婚姻者吾事不卽濟乎此等婚姻僅爲形式別無夫婦關係至於條件不准見女之面此着正佳吾寧不見其人待禮成後得彼鉅款一償夙逋吾更可自由交際矣於是輾轉反側竟夕未得交睫翌晨興起則兩目內陷矣方欲就食適遇女居停向之憤憤言曰今日吾必得錢不能久候矣否則還我之房泰爾曰今日下午錢與房並以奉上居停聞言立易其詞曰吾何嘗願客他去但君須知吾亦需錢日用所需惟房金是恃泰爾曰密昔斯處境之窘吾亦知之今日下午必如數納付曰特是君旣有錢又何勞他徒乎苟君以吾之力索爲慢客者句曰非此之謂吾欲遷往少佳之所耳將至世界俱樂部貲一室居之居停聞之駭然訝其驟富也言次泰爾遂出至本孫之居途中心中忐忑殊甚深恐昨日之事中變或已取消怦怦然入本孫之室本孫曰吾固知君之必來也刻下僅十一點五十分可至我退閒

室少待泰爾。覲然隨之至退閒室。擇一隅坐。胸中思潮起伏。肺葉相擊。作響。乃以手力按之。使弗躍。而本孫則直未之見。若無事然已。而時將屆矣。泰爾遂又設想新娘之狀。不知彼裝束。若何年齡。若何面貌。美否。且不知彼之出此假婚。基何理由。於是問本孫曰。吾尙有一語奉詢。諒無不答。曰。何者。曰。不知彼女郎。何以甘願作此傀儡。吾意句本孫曰。速屏此念。吾已嘗爲君言。此中無詭計也。泰爾默然無法可施。惟自語曰。此老狐蠱人之術。毒哉。彼竟玩我於掌中。彼蓋能利用我之弱點。故使我終允之也。但何以不他人而必需我耶。

方欲再問。繼思昨日本孫之言。遂不復語。靜坐以俟。直至袖爲人牽動。始如夢初醒。知時至矣。遂隨本孫出見一女郎。倚於門側。服灰色旅行之衣。手上綴白色手套。面上覆以重簷。泰爾竭其目力。以視。終不得其面貌。何似繼女郎之後。入者爲一中年人。舉止恭順。爲狀似僕。又若人之記室。泰爾惟時狀殊踧踖。不寧。而女則似。不知有泰爾在場者。以手援本孫。本孫卽與之作耳。語細不可辨。已而指泰爾。

曰。是爲密斯脫泰爾女微領其首。又若以目向泰爾而視者。泰爾頰立頑。若受斥之學童少間。聞本孫曰。二人彼此皆已會意。卽請署名。言已。以筆授女。女立署名。其上作書絕疾署已。本孫取吸墨紙覆之。復以筆授泰爾。泰爾見女署名。訖疑慮盡失。取筆用力書之。本孫及彼中年人亦並署名。爲證人禮成。本孫曰。吾今宣告爾二人今爲夫婦矣。言已。疊婚書貯諸屨中。泰爾曰。吾二人今乃句言未已。本孫曰。慎之。君之出言均有價值者也。遂與女郎點首。女郎卽出中年人隨其後行。迨門闥。本孫卽出五千磅之支票一紙。授諸泰爾。曰。少年人今日之事畢矣。而泰爾此時之心理似美人重於金錢。見彼面蒙綠紗之美人。其來也無端去也無蹤。此生不得復見。則大動急奪門而出。顧女郎之摩託車時已去遠。惟僅得其號數耳。乃記之片紙上。匆匆赴銀行提款。

### 第三章

自是而後泰爾爽然。若有所失者累月。外觀雖煥然。一新衣履。入時而中心之苦。

正自不可言喻。終日兩目直視，迷離惝恍，如在夢中。一日故友加登謂之曰：「君近有何事？」心者終日惶惶，如在夢中，果何所苦耶？泰爾曰：「吾亦不自知。吾果何所苦也？」惟覺此心如失指南針之航，搖搖無主，有所寄始佳。爾加登曰：「君必有一事，繫於腦際，爲其所困，不能自脫。蓋君自得錢後，卽成是狀，雖彼缺乏常識之婦孺，亦見及此矣。」泰爾曰：「吾近得奇遇，異日將爲君詳言。吾今爲勢所縛，乃不得妄洩一語。五年後，吾苟不在瘋人院佔一席地者，必使君得大光明也。」加登曰：「事之不幸，乃如是乎？」君其情海失意人耶？試問彼女爲誰者？泰爾聞言，顏色立變，如死灰一若二萬磅之金錢，隨此語以俱去者急。曰：「請君勿逼我，使言我已與人有約，背之者罰加登。」曰：「若是，吾不之強矣。今且至脫拉司克之肆，何如？」二人遂同出。至第五街，脫拉司克肆甫拾級登忽，聞馬蹄得得如急雨，雜以婦女號哭聲，至慘厲。二人急回顧，見雙馬之車，奮足疾馳，飄然如御風，御者已不知何往。車之側門大開，車中似一婦人，翹其一足，似欲下躍者。迨車來已近，相距有三十碼之際，泰爾

急竄身下當街心而立屹然不動奔馬至前立趨道左而泰爾適攫得韁轡不幸皮紐脫手去急退躍足幸不受傷遂向車中女大呼曰勿躍勿躍迨立定後見韁繩蠕蠕然拖曳地上乃逕前奔以左手力推女車中闔其門而以右手攫得韁繩復摶其蠻力握之於是馬奔少止而易爲穩健步伐矣

於時街上之御者圉卒十數人並前相助或握韁轡或以手拍馬之鼻孔促其嚙以息其風泰爾見此時已無慮乃往視車中之女至則女已下矣玉軀顫動不止雙頰如灰蟾蜍之領酥胸香肩並皆慘白如象牙喉中哽咽之聲猶未已也泰爾乃扶之行至一平坦處於時觀者雲集爭欲讚美其勇爲泰爾見加登亦在人叢中乃呼之使前以照料之責付彼而自歸脫拉司克肆中藉避衆人之環視彼之出此蓋亦有故非畏人之讚美也深恐此一方面受人之諛而同時己之婚事亦將爲人知不免受人之諷是以避之若浼循是彼救之女郎事後之狀己乃一不之知而有待於加登加登曰老友吾真佩汝彼女美而豔天人不啻也泰爾如不

之聞。曰。君送之歸家乎。加登。曰。家乎句否。吾偕之來此間耳。泰爾呶呶。曰。彼亦爲此間客耶。若是。則逼吾滋甚。復憤憤。曰。君爲何不前執其轄。止彼狂奔之馬耶。吾滋願沒人叢中。雅不欲爲萬目睽睽之的也。加登。曰。君不之欲耶。此何故者。泰爾不知所答。惟曰。吾不能加登。曰。君之此舉。非出自自由意志耶。加登。曰。我之出此。乃不能自制。使吾少思索者……

聞有人曰。其結果亦無所異。言者爲一婦人。泰爾愕然回顧。則知言者爲肆主婦密昔斯脫拉司克也。密昔斯續曰。使少思者。君當仍出此舉。泰爾曰。密昔斯之言殊佳。但吾昔在大學時。彼技擊家之所爲。有難此十百倍者。密昔斯曰。否。鬪力與俠義不同。吾真不知何以表吾謝意。君不知吾之愛密斯。新克蕾爲何若也。泰爾至此始知己所救之女郎。名新克蕾。於是坐而沈思。是女曾否前見密昔斯續曰。密斯之生涯半在海外來此。僅十餘日。蓋有要事也。彼現在書室。待君相見。藉表其謝忱。吾當爲君先導。言已。導泰爾上樓。逕入書室。泰爾入時。見女起迎密昔斯。

爲二人介紹已遽出女曰吾良不知何以謝君泰爾曰胡足挂齒今勿復言謝言次二人之目平視矣泰爾自覺此狀殊不衷禮不禁赧然曰吾句吾不能不驚密斯之美也女聞言笑容立歛曰吾等可下樓去二人遂同下各不一語惟恐破此清寂者泰爾坐對美人飽餐秀色中心愉快匪言所罄而一仰視間則見本孫隔席坐與人懽語對於密斯尤恭謹無違觀其狀知彼二人非初識於此可斷言也而彼密昔斯脫拉司克者故意使泰爾與密斯共坐不少離而其出於此也似出於本孫之主使

惟時泰爾坐於美人之側而咫尺外別有一可畏之人聲息可接則立爲之跋蹠不寧矣少焉女忽問曰請以君之身世爲吾言之吾甚欲知救我者之事蹟也泰爾曰無可言者吾特碌碌之輩爾女曰我意君律師乎曰無人過問之律師也然密斯胡以猜及是女笑曰密斯脫加登途中爲吾言之泰爾曰然則密斯之身世何如耶吾聞密昔斯脫拉司克言密斯來此僅十餘日女曰然吾半生皆在海外

也。泰爾曰。汝以爲歐洲較美洲若何。女曰。吾於祖國一無所知。不敢下斷語也。泰爾曰。汝欲長居此乎。女曰。此則看情勢如何。吾不能自主也。泰爾聞言。至此斜睨本孫。見其聳其一耳。故作諦聽。一外國人談冒險事。泰爾曰。吾欲問其情勢爲何。諒不以非禮見怪。女曰。是無用也。泰爾曰。吾最喜聞祕密難解之事。其涉及美人者尤所樂聞。女曰。吾亦有同嗜。尤喜其中有俠義男兒者。泰爾曰。特惜吾之所經殊無祕密可言。女曰。即使無何祕密。然除律師外。卽無一他事可見告乎。泰爾曰。吾在大學時。角技頗負盛名。女曰。是亦平常事。泰爾冒然曰。凡人必有一段隱事。不能告人者。雖對於至友。亦不提一字。女曰。君亦有一段隱事乎。泰爾自思。吾陷阱中矣。然仍力自擺脫。曰。無之言。時復睨本孫。觀其狀似未嘗注意者。女曰。吾不知何故。但覺君在此殊形不寧。吾亦知吾之言此殊乖禮法。然竟夕此念未嘗去懷也。泰爾注視女面。觀其神色。何若。曰。苟吾形不寧者。其理亦至易明。卽當汝注意他人時。吾卽覺不快也。女曰。此卽其唯一理由乎。泰爾不答。女遂往與他客跳。

舞矣而泰爾亦不之嫉且喜得此餘暇略事思索於是得一結論卽此女郎非彼未謀面之妻卽屬本孫主使之人故意誘己甘言藉陷其術中而犯彼條件二者必居其一也默思未已忽覺有人拍其肩曰是真不幸救彼女者乃爲君言者蓋本孫也泰爾聞言心房跳躍不已曰何者本孫曰如是彼對於一句泰爾曰彼自知之本孫曰請勿無事自擾此中並無不利之事惟當切記此時君爲已有室家之人可也泰爾曰然則彼卽吾妻乎言甫出口知事敗矣不禁血爲之冷似置身冰天雪地中轉視本孫愧不可仰本孫莊重言曰二萬磅！君須慎言否則其數可一夕盡也。

## 第四章

泰爾倒身沙發中暗詛本孫不已且自咎孟浪繼思二萬磅雖去仍餘八萬磅尙爲我有氣乃復振仰視見密昔斯新克蕾鵠立門際翹首四望狀若尋人泰爾起而謂之曰容吾相助否女伸其玉手曰我今行矣在此覓君思再伸吾謝意密斯

脫泰爾吾甚感君行再相見泰爾曰固所願也言次緊握手女急縮回泰爾自謂彼之縮手羞耶抑守禮耶然又安知本孫不爲彼言吾之貪財而娶故彼遂鄙夷我也目送其行呆然癡立加登自後來謂之曰老友君今陷身情海矣泰爾怒目視之曰是何言歟吾之未衷情於人亦正如君加登曰特吾則距海邊不遠矣吾已與之跳舞一次行將採取其行止泰爾聞言大樂方欲作答見本孫正冷眼視己彼伴女郎之中年人立于其側語乃止不發遂引其友之裾曰加登吾等可行加登曰女郎已去在此良無味矣二人遂取冠杖行甫至廣廳見彼中年人亦預備行尙有所待者二人旣出泰爾曰我等其少待乃藏身陰處適對其肆見門啓一婦人先出中年人隨之同車而去加登曰是彼耶（謂新克蕾）泰爾不答立奔加登乃不之及氣咻咻然直低俱樂部喘始息曰君何力奔若是泰爾曰吾未嘗奔也言已直趨己室入而闔其門去衣就枕藉凝心神而拋却日間之事顧欲眠未能女郎之倩影仍映於眼際而一時尤難入睡復披衣起拔關而出惟時夜。

色深沉寂無聲息。一警士見之謂之曰何事耶。深夜中君乃不喜家居耶。泰爾曰吾中夜醒煩燥之至故外出一吸取空氣耳。無意中探手衣袋中似有所覓。警士見之乃曰君有所遺失耶。泰爾若有所觸探手上衣袋中取名刺一觀其背面所記之號數點首若有所得急反身歸俱樂部。加登曰君適何往者。泰爾曰外出吸取空氣也。

今晨君有要事乎。加登曰無之。泰爾曰能爲我了理一事乎。加登曰苟不重大勞力者無不樂爲役。泰爾曰君非摩托車俱樂部員乎。加登曰然。曰凡得官中允許之車不有一清冊在部中乎。加登曰我意理當有之。泰爾將名刺背上之號數另繕一紙授諸加登曰請爲我一察是爲誰氏車者。加登曰君確知其數爲不誤耶。曰然。加登曰此車之號數諒與密斯新克蓄無涉。泰爾曰關涉與否亦正難言。但君果探聽有所得者吾尙有要事須句。加登曰爲事頗重要乎。泰爾曰重要之至。加登曰吾不知君何自苦。乃爾須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殊非所宜。君須有